

高爾基著

譯

濟

M

洪



苦命人巴威

春草書局出版

苦命人巴威

著 基爾高 · M

譯 洪 濟

春草書局出版

苦命人巴威

著者 M. 高爾基

譯者 洪濟

出版者 草書店

林太平路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卅二年六月

初版一——三〇〇

我的這篇小說的主人公的父母，是一對非常謙遜的人兒。因為這個，就像一副隱遁世俗的願望，把自己的兒子丟到市儈的一條最僻靜街頭的院牆底下，泰然地在暗夜裏安睡了。顯然，在他們的心目中，既不以自己所生出的結晶品引為榮耀，更不覺得他們是具有為把自已的兒子造成個和他父母不同人物，而需要的偉大的力量。

假如當決定把自己的孩子送交社會來照管的那天早晨（而他們恰好就是這樣決定的），這可從那塊信紙上所寫的簡潔的詞句：『已經受過洗禮，名叫巴達沙，這幾個字當中明顯看出，而那信紙是用鋼針掛在他們拿來捆裹孩子的布片上面的。』——後邊的這種思考是支配了他們的。我說，後邊的這種思考，還是可證明小兒巴威的父母並不是笨拙的人。因為大多數父母的直接義務，正在於應竭力防止自己的孩子，使他們不要沾染上父母所有的那種習慣、成見、思想和為；而在這些東西上面，他們的父母簡直是消磨了全部自己的心力。

小兒巴威當剛剛被放到院牆底下的時候，若干時間內，對待當前這件事實，宛如是個真正的宿命論者。他雷聲不動地躺著，毫不介意地吮著緊進他嘴裏去的用細紗布條捲起的麵包心做的乳頭。可是，等到這一切他都感到厭煩之後，於是他就用舌子把乳頭推開，放出了一點幾乎不發出的夜眠的聲音。

是八月的，漆黑而相當爽快的夜，揚溢著逼近秋天的氣味。白樺的樹葉，在枝條上，輕輕地

小兒巴威的院牆，而垂掛在巴威的頭頂。枝條上已經有了許多黃葉，並且還有不少這樣的葉子臥在小兒巴威左近的地面上。不時的，常常的，牠們無聲無息地脫離枝條，不慌不忙地降向地面，並且還猶豫豫豫地在潮溼而充滿着濃鬱蒸氣的空中打旋。白天是下過雨的，將到晚上，卻出來了太陽，很利害地烘晒了大地。

偶爾，落葉也掉到小兒巴威的膝上的小面龐上。這小面龐很難得看見，因為它是沉陷在山巒的頗費心思的手緊緊裹起的厚蓬蓬的破布爛衣裳頭頂的。每當這種情形發生時，小兒巴威總是皺着眉頭，眯着眼睛，動來動去地一直繼續到破布爛衣都弄得散開了，他的小小的面龐也和使用的遷和接觸到了的時候，才告停止。此刻，他感到自己已經從衣裳的纏絆當中解放出來，於是就搖着小脚，把它拉進嘴裏，仍舊不撒地開始了吮吸；並且還顯出很滿意的樣子。

倘若准許的話，我不妨先來們小小的聲明。我所講的，當小兒巴威在院牆底下過活時候，他的那一舉一動，不過完全是番臆斷，我自己並不懂得這事的證人。這裏就着天空，暗黑的，的天空，才看到了。這天空是修養的，深邃的，無情了，手在，人，也依然和平常一樣地持着一副冷靜而漠不關心的態度；儘管大地用着自己的詩人們的口，向它投出了那麼多阿諛之言，用着僥倖男女的赤誠，那麼熱烈地對它祈禱。

假如讓我們看見了他，小兒巴威，在那院牆底下過活着，那麼我當然會對他的父母報報強烈

的憤恨，對這孩子燃起深切的同情；並立刻喚來警察；回家時，我一定會對自己感到一種滿載的敬意。而所有這些，無疑的，就是任何別人，站在我的地位上，一定會做到的。我堅決地相信這點。可是，當時是不會有誰在那裏，因此，我所描寫的事件發生現的這個市鎮的居民們，竟漏脫了發揮自己優秀感覺的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

本身，倘若沒有什麼直接與它對立的東西這樣順利地神它和競爭的話，那它就會轉成人們的主要而優美的從事了。

當時是不會有誰在那裏，終止，小兒巴威不得不支持不住了，於是便把小兒從喉嚨裏抽出，便開始狂破壞殘廢的工作。起初還是微弱的嘆泣，後來就變成大聲啼哭了。

這段動作他無意中做得太久，過了半個鐘頭，就有個人走到他的眼前。這人厚厚實實的也不曉得是怎麼了，覺得自己簡直就像個會動的鋸斷了的樹根頭。他走來了，就弓起身子往下探望，他就在巴威的頭頂放出一串粗獷的聲響喊道：「唉，這些卑劣的！」他激憤地喘著唾沫一下，就走了，從新用破布裹裹，便盡量小心而仔細地塞進了自己的胸懷。這時，小兒巴威的口

東西！淫蕩，淫蕩，……又是淫蕩。這些可恨的傢伙！

「又丟掉一個，這些魔鬼！現在的這個是夏季中的第三個了。他們簡直就是些魔鬼的

情的信譽者。

「送他到警察所去！」

這命令是市區警察所長發出的。他是本市第三分所裏的頭號色鬼。有著一撮鬍鬚的紅鬍和一雙虎視眈眈的灰眼；他靠著這雙灰眼曾經能够在極短時間內，溶化了任何一個婦人的心腸。——這命是下給崗警阿列菲。吉布雷的。阿列菲，吉布雷是個陰鬱的駝背，最喜歡獨、書本和會唱的詩，頂討厭多言，車夫和女人。

阿列菲把小兒巴威接進手裏，抱着走了。可是，突然間，又站住了。他揭開遮蓋孩子面孔的破布，向他看了幾眼，便伸出一個手指摸了摸孩子的膨腫的頰面。他把目已經靠近孩子，做出一副可怕的苦臉，舌子便在嘴裏打出響來。

默不作聲重新吮起露進他嘴裏去的乳頭的小兒巴威，並無檢討這位阿列菲。吉布雷想用自己的可怕的舉措，究竟要表示出怎樣的感覺；他對上面這種舉動回答了一串眉頭的轉動，而這却清楚而顯然地沒有流露出半點什麼確定的意思來。

那時，阿列菲，吉布雷竟笑得臉上的鬍鬚跳上了鼻頭；寬大的密的眼，也睜得越來而升達了耳際。並且，一路上不斷向着小兒巴威大聲詰問：「你是鬍子手麼？喂！」

個是肯定地搖了搖頭，還咕嚕了些什麼。

「恰恰！恰恰！……察留察留！布布！……」——阿列菲·吉布雷如同象一樣地喊叫起來，就坐到了路燈旁邊的木樁上面。他好像在等候着什麼似的，又把小兒巴威的頭顱攔腰一截。小兒巴威抱着髮帶的神帶，完全不了解阿列菲的瘋言亂語。他否定地搖了搖頭，也沒有把頭吐出，一面又冷淡地揚了一下眉角。

這時，阿列菲沉重地大笑出來。

「就是說，不願意嗎？唉！你啊！……蚊蟲！」

但，可以看出，這裏，「蚊蟲」却確信並不會有誰同他講過什麼；他張開了嘴巴，睜大了眼晴。——這是因為他在發癢着，也或者是因為受了乳頭的壓迫。

阿列菲急忙把乳頭抽出，然後又非常留心地仔細向着孩子的面孔釘了一眼，他好像想要讓自已相信並沒有碰破孩子的嘴巴似的。

小兒巴威咳嗽了。

「唏唏：唏：——」——阿列菲·吉布雷叫囂起來，恰如正在噴着蒸氣的火車頭，他開始一左一右地搖着孩子，確切地認定這種動作是足可制止咳嗽的。可是，孩子的咳嗽却愈來愈響亮了。

「你嘯！你嘯！我的小弟弟！」——阿列菲悲憤地嘆息出來，無可奈何地向四周環視了。

馬路沉睡了，稀疏的燈光在兩旁閃爍着，遠處的路燈看去似乎彼此排列得較爲緊密，差不多都靠攏起來了。但，那彎的馬路，却更加晦暗，簡直就像頂到了一座巨大的黑牆上；這黑牆幾乎直達高懸在它上面，並以自己的活動而戰慄的明星的光輝向它微笑着的天空。

阿列斯往對面看了一眼。

那里是市鎮。有幾許多漆黑的一座座重起來的樓房；也有微弱的，但却繁密些的燈火。個個的稍能聽得的吵雜聲，倒洋洋地，給靜地忽而響起，忽而又沉寂下去。

經了這番提督之後，阿列菲立刻感到了被某種特殊的不快所攔佔。他緊緊把小兒巴威擁向自己粗糙的穿著呢大衣的胸懷；而這時，孩子的咳嗽已經止住了，他正在準備着號泣。——阿列菲緊捏着巴威，望了望遼遠的天空，深深地嘆了口氣。

「討厭的東西！」

極其美妙地把方才經過的一切回憶了一下，阿列菲便從木柵站起，順着馬路走向市鎮。他手裏搖着孩子，竭心盡力地使這動作來得平穩而慎重。走着，由於這孩子，他感到了一路上很久而又非常廣闊地，一種特殊的出乎尋常的思惟，苦衷地抓住了他。因為馬路有的是窄的，有的寬的，有的是交叉起來的，也有些是曲曲彎彎的，而他却全然不曾留意。——忽然間，他在

廣場上出現了；就是這廣場，也是直到他身臨旁邊裝設兩盞燈火的噴水池跟前，方始察覺出來的。這座噴水池本在廣場的中央，阿列菲已經把警察所走過了。

將自己罵了一頓，他便倒轉頭走回去。燈光越過他的肩頭，落到了緊貼在他軍裝外套的灰呢子上的小兒巴威的面部。

「睡著了！」——阿列菲喃喃地說；眼睛睜在孩子的臉上。這時，他覺得在自己的喉嚨裏生出了一種不舒服的噁漲。爲了擺脫這個感覺，他輕輕地醒來，接下去便能够深悟一般人所漫不經心的生活的哲理，那也許好得多了。若真的這樣，則未來人兒就不會在他手裏這樣死，而一定要全力嘶叫了。

身爲警察且已稍稍上了年紀的阿列菲·吉布雷，是很熟於世故的。他知道倘若不把自己那怕是用呼喊聲訴出來，那麼就連警察局也都不會注意到你的身上。而假如不會做到讓誰對你自己引起了注意，那你就早該死去了；因爲一個人在生活中是不能夠支持好久的。這個無憂無慮的安靜的孩子真會死掉的，因爲他睡著了。

「唉！你呀，小弟弟！」——阿列菲認真地說着，一面防進了警察所的天井。

「你從那來？」——突然在他眼前出現的穿着灰色外套的同志，向他問着。

「打崗位那裏來。」

「這是什麼？」——那人用手擋觸了一下小兒巴威的脅肋，甜蜜地打個欠伸。

「輕一點，你這鬼！又是個孩子。」

「看吧！他們這些小魔鬼真是接一連二地湧來呢！」

「值日官是那個？」

「郭果列夫。」

「睡著麼？」

「醒得死死的。」

「那麼瑪利亞伯母也在熟睡嗎？」

「她也在睡著。她為什麼不醒睡呢？」

「唔！這當然囉！」——阿列菲·吉布雷慢吞吞地說着，開始沉思，站在原地方動也不動。

「我快下班了，也要去睡的！」——這位同志說着，就要走開。

「等一等，米海羅！」——阿列菲伸出一隻靈快的手，攔住別人的袖口，並了。

什麼緣故，很有信心地講出：

「現在若把他送到瑪利亞伯母那裏，你看怎樣？」

「她難得要吧！」——米海羅望了望靜眠着的小兒巴威，懷疑地苦笑了一下，接着又說：

兄弟，自己的孩子已經使她厭煩得勝過苦根菜了。」

「但不過祇放一會兒呀！」——阿列菲確切地聲明。

「這跟我有什麼干係？不過她一定會從她那裏把他趕出的。來吧？我抱他去。」

阿列菲小心翼翼地把小兒巴威遞給米海羅，於是抬起腳跟，沿着過道走去。他過過同志的肩膀，望着睡兒的面龐；謹慎地在抑制着自己的呼吸。可是，另一個却用着他那沉重的長靴，在過道的石鋪的地上，窣窣作響。他們走到了門口。

「喂，我在這等着！」——阿列菲耳語似的說着。

他的同志開了門，就在門的背後隱沒了。

阿列菲站着，感到了某種煩躁的不安。這種不安無論從軍裝外套的袖口折疊處抽出線條也好，用力撥着鬚髯也好，或者甚至拿手指去挖搔粉壁也好，都不曾被驅逐去。

門背後傳來了一陣鈍重不清的嘮叨聲。

「罵了一頓，但卻收下了！」——米海羅一聲開門，一壁講着。在他那刮得光光的臉上，不

知所以然地呈現出勝利者凱旋的神情。

「怎麼樣！」——阿列菲。吉布雷暢快地嘆了口氣，於是就和同志朝向大門走去了。

「再會！兄弟！到崗位上去。」

「去吧！」——米海羅冷靜地回答一聲，便一直踱往牆角。一種什麼乾草的聲音，沙沙發作起來；顯然，這是他正在爲自己準備着臥鋪。

阿列菲慢慢地從第一個階台走下第二個階台，等到一隻腳已經踏上第三個階台的時候，他立刻覺得他的兩腳好似粘到了石砌的爐灶上。就這樣，他足足站了好幾分鐘；而最後，那被煤油燈的微光普照着的過道，終於發出了下面這段對話：

「米海羅！」

「還有什麼事？」

「你明天把他送去嗎？」

「孩子，是嗎？當然送去的。」

「送到產院嗎？」

「不，送到打鐵爐。」

對話中止了。在這道的深處，米海羅又弄起沙沙的草聲，靴底在地板上沙沙地響着。阿列菲曾布雷瞻望着屋在他面前的睡夢中的市鎮。夜間的漆黑，把所有的房屋都連接起來，鑄成了一座灰色厚實的牆壁；晦暗的街道，一條條地宛如這壁上的深陷的裂罅。就在那邊在市鎮的那個盡頭，靠近左手，兀立着產院。這是一座高大的冷滑滑的白色的石樓；它觀瞻嚴肅，細帶着許許多多

寬大而淡漠的，沒有擺設盆花，也沒有掛起幔簾的……空空的窗口。

「他會在那裏死掉嗎？——阿列菲喃喃地說。」

「孩子嗎？一定會死的。他們在那裏不死的很少；因為——清潔，秩序都……」

可是，說到這裏，猛然被國意抓住了的米海繼，却大聲打起膽來，對於天真的幼兒的清潔和秩序的死亡問題所持的個人的意見，既未加以確定，也未作什麼樣的說明。

阿列菲·吉布雷又站了一會，便往自己的崗位走去了。

他走到那里，夜色已經發白了，空氣夾帶着逼近黎明的清鮮。他的崗房幾乎是設在田地上的。這崗房，他現在感到比從前所感到的更加孤單，更加遼遠了。可是以往，這種情形對他從來不會引起任何特殊的思維和感覺，而今天——却引起了。他坐到崗房門前的小檯上，小檯的周圍生滿了奇形怪狀折骨木的茂叢；阿列菲的灰色佝僂的體態，和青茂叢的暗地兒融合起來。

他思惟着，這是困頓而苦重的思惟。爲了使這思惟最後終於在阿列菲的頭腦裏壓縮成爲下面這樣一個問題的形態，也不知耗費了多少的時光，這便是：「倘若不能把孩子扶養成人，這樣的人是否有權生出孩子呢？」

當阿列菲，吉布雷最後終於用這樣的語句：「不，沒有權。」嚴格而吃力地解決了這問題的時候，他險些沒把自己的腦漿絞將出來。這之後，他才覺得輕快些了。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舉

起拳頭向蒼空中示威，並透過牙齒說道：『卑劣的該死的東亞們！』

太陽和它的曙光湧現出來，直射到崗房的窗子上。窗子的玻璃反映着火焰似的金色，還弄得兩個窗口簡直變得活像一隻剛從地裏跳出，想要遠望天光的可怕的有着尖尖的碧綠頭頂的妖怪，在瞪着一雙碩大而含着笑意的眼睛。那爬到房蓋上去的折骨木的茂叢，則可看做是亂蓬的捲髮，而崗房門上的縫隙，恰如生在妖怪的快活微笑的前額上的皺紋。

正午十二時，他已經坐在瑪利亞伯母的家裏了。這是襯着一副嚴峻的臉相，一雙碧綠的眼睛身穿一套高領塞進衣襟的和捲起兩袖的骷髏衣裳的女人。她的每一動作，都是充滿着戰鬥的生活力量的整篇的史詩。

阿列非，吉布雷向她講了許多的，而且是非常之多的話，甚至由於不慣於這套，他竟感覺到自已未免太蠢笨了。瑪利亞伯母的動作，既爽快而又穩健，這些動作夾帶着她的自信和力量，懷懷地壓迫着阿列非。但他的對於女人的嫌惡，却依然流露於容表，這就正反映在阿列非向着寬大的瑪利亞的面龐所投去的陰鬱的眼光以及他往地板上吐去的牢實的唾沫當中。

小兒巴威倒臥在一條毯子上的破布爛衣的堆堆裏，身底塞着草墊。他正在那裏專心失志於體操練習；兩隻手不斷抓住自己的小腳，然後就努力把牠拉進口中。紅腫的腳不聽從他的擺佈。

「於是小兒巴威顯然也不對它免強，透出着承認許可的聲音。」

「喂！你還那麼！現在你打算把他怎樣呢？」——瑪利亞發問來，同時便坐到了阿列菲對面的椅子上；用着胸前的圍裙揩着自己的臉。——『我小能，我是不要的。』給給吉連葉瓦老太婆吧！給她兩個盧布她就替你養活的。孩子是健康的，他已經一個多月了。很安靜。就給給她吧。」

「若是虐待他呢？」

「虐待他！國體的嚇鳥的草人！她虐待他做什麼呢？」——瑪利亞咆哮着。

「做什麼？……女人家，那就……」

「你還不會講話的法龍（註）！我把他抱給她就是了，這可說是第七十一號的祕密兒子了。哈！哈！……你這昏愚的鋸斷了的樹根頭！虐待他！難道孩子不是女人家看管的嗎？真有像你這樣的魔怪嗎？女人家！……在女人家的身上就正藏蓄着一切的力量！誰把你們這些鬼東西撫養成人的呀？唔……你這笨頭笨腦的傻傢伙！……還嘮叨這個那個的！」

「可是，你說的究竟不是那麼……別哄了吧！」——阿列菲據理地說。他竭力發閃着今天似

【註】這是帝俄時代一般人給警察和憲兵起的綽號——譯者

乎特別注意而銳利地釘到他身上的瑪利亞的視線。

「還講什麼？莫非因為你我就應該改變性格不成？你……說吧！多麼頑固的執拗貨！如果我有這樣苛刻的講話，那麼，就是直到我死，也是這樣對他講的。不然跟你怎能有的辦法呢？簡直還該每時每刻地來打你！」

「是的，行啦……談正經事吧。」

阿列菲感覺到把這潑婦痛罵一頓的不可抑制的需要，他和這需要鬥爭着，內心裏攪鬧着益加重的苦難。

「快說，我怎麼辦，不然我要去了。我沒有聽你的話的氣力了。」

「哼！咱們可多麼柔弱啊！你這笨伯、笨伯！」

最後，又經過了好長時間的喋喋不休，她這才算洩盡了一切自己的戰鬥的激憤，唸完了歹話形容語的辭彙。此刻，她仍舊不停地在那狹窄的房間裏忙來忙去。他一壁燒飯，一壁還縫着什麼；一會餵餵這個孩子，一會又餵餵那個孩子，而他們是被她放在沒有生火的炭爐上或炭爐背後和床幔裏頭的。有時，她還向着窗外的牝鷄喊叫幾聲，然後又重新回到從各個角落房廬中探腦袋並發出聲音的孩子這邊來。——瑪利亞站了起來，兩手撐着腰背，立在阿列菲的跟前，向他作結語道：